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蘭閨恨 第三回 紀游

庭撤霰珠，簷排冰箸，老梅三五株，冒寒著花，盈盈欲笑，此非絕好一幅歲寒圖耶。仲堪以同年訂約，艤舟江湍急欲相將而往，先遣奚僮挈囊篋去。仲堪向舅姑肅拜，次及阮母，阮母絮絮述吉利語，仲堪遜謝者再。繆蓮仙所謂轎歌門前，妻送堂前，仲堪已不堪回首，惟是雪花如掌，亂撲征袍，如此風霜，令人淒絕。仲堪毅然請命，略無留戀，人謂其功名心熱，而不知固別有感觸者在也。仲堪同行者，同年生二。一黃姓，字瘦菊，係閩縣籍；一林姓，字步蟾，即仲堪小阮也。帆當懸處腹，勁飽風舵，到轉時，臍圓旋水。鑼聲一棒，桅影半空。招颭黃旗，大書禮部會試字樣。斯時，兩岸山色，一江水光，俱黯黯相送，而琪葩瑤草，珠闌銀台，又若別開生面，以供我眺覽者。舟行裡許，即報下棹，蓋應吉日，以發不拘程，亦不限時也。紅樹賣鱸，綠籬撥酒，彼此縱話，難以諧笑。仲堪亦不覺離索之苦。但聯吟對飲以永晨夕而已。不數日，已入浙境，滌洄平遠，蘊藉沖和，道出蘭江。命奚僮購蘭薰數十肘，以為分餉汴中同鄉者，越晚頓嚴陵關下，有人道五茄皮酒美，乃出攜數瓶至，燉蘭薰以為之侑。傾觴賭勝，一斗不醉。正喧呶間，忽聞琵琶聲起於水上。仲堪雖非潯陽白傅，而青衫之濕，自在意中，但不解此聲之胡為乎來也。於是三人默坐者有間。

黃梁飯熟，白糝羹香，榜人助奚僮捧晚餐至。仲堪即以所聞者詢之，榜人曰：「此非隔舟雛姬，弄弦索以自娛耶，否則酒綠燈紅，金迷紙醉，必有客肆筵於舟招以侑酒者。」仲堪益惑不解，二生亦願聞其略，乃堅令榜人詳述之，舟子曰：「吾輩往來此江，相傳有九姓漁船者，分泊於衢州、龍游、蘭溪、嚴關、富春一帶，而以囉剎江上者為翹楚，越江而容與於聞堰義橋者下駟耳。此輩浮家泛宅，足不履岸，其眷屬則借管弦以向客。所謂一曲笙歌一束綾，美人猶是意嫌輕者，庶幾近之。或稱陳友諒親屬，明祖罰之充賤役。諸君均是讀書人，想史乘上總亦解得，若欲見其人不妨招之至，酬以墨金一餅足矣。否則亦可聯藝，往茶酌團龍，煙噴香麝，竊恐諸君皆翩翩年少，不免墮其情網耳。」榜人一笑去。仲堪與二生飯罷，擬趣舟子往召，瘦菊曰：「一宵之泊，一面之緣，何苦乃爾，不如至杭州時，作平原十日飲也。」

仲堪初甚怦怦，繼亦以愁裡光陰，何必借此消遣，且杭州尚有父執，必需往謁，但不知王謝堂前燕，曾否飛入尋常百姓家耳。仲堪花雖秀髮，蔗是旁生，乃父曾以一宦宦浙，晉會稽太守者數年，玉潔冰清，一塵不染。仲堪本暮年所得者，老夫少妻，枯楊果華，不逾時而仲堪孤矣。生母亦隨之殉宦，囊如洗，旅櫛難歸，舅氏沈老仗義扶持，得以教養，仲堪每聆舅氏言，知杭州同僚尚有某某，皆當時醜貨相贈者，誼聯管鮑，交訂紀群，徐孺偶來，陳蕃或堪榻下，王粲既至，蔡邕何借履迎。故仲堪於杭州頗為注重，以為蠟孤山之屐，泛聖湖之舟，指日可待，而孰料又添此一重公案耶。

嚴灘十八，積雪方消，順水行舟，大有風利不得泊之勢，徒聽舟於相告曰：此桐廬、此富陽而已。又越一程，遠見塔影寺影，出沒帆檣起落間，而浪花相簇，舟葉頓輕。舟子改篷擊纜，洗錨水底，猶恐其激盪者。仲堪曰：「日未銜山，霞猶互水，何遲遲吾行如是？」舟子曰：「嘻，潮將至矣。」步蟾曰：「潮何害？」瘦菊曰：「枚乘七發，觀濤於廣陵之曲，江惟八月乃有潮，今何時耶，而亦有潮？」舟子特謔言耳。」言競舟已欲簸，台机牀帳俱震，歷炊許始小息。舟子曰：「江潮晝夜凡兩至，此泛之小者，已足驚旅客，若龔藉皆白，天地俱青，勢將登陸避之。」然秋潮實一巨觀也，風定濤落，舟子乃沽酒市脯歸，寒月船唇，嚴霜篷背，推窗一望，但有長天遠水而已。仲堪至此烏能免故鄉之感哉。

蓬蓬一枕，鄉人黑甜，覺有人推枕相呼，而滿耳邪詭聲，若斷若續，開睫視之，則旭日瞳瞳照耀玻璃之上。立於其旁者，則瘦菊、步蟾也。仲堪起坐，只見人夫貨物，蟻聚蜂屯，然炮鳴鉦，牽船傍埠，榜人來詢寓所，備賃扛駁者。仲堪曰：「上板兒巷聚奎堂。」猶沈老所口授，而前為太守公寄頓眷屬之所也。三人各乘肩輿，舟子則導奚僮入郭，俾可助安行李。街衢寬敞，塵市紛紛，擊擊肩摩，異常擠擁，至聚奎堂，主人出，通款曲，且豐潔酒饌以相向。紙窗竹屋，茶鼎棋枰，又別有一番風趣矣。

主人夙好客，知仲堪為宦裔，益加敬禮，並代探諸父執近狀，某也存某也亡，某也遷某也歸。滄桑更變，祇一剎那。仲堪一一往拜，或設席相招，或分金致贖，笑談舊話，敦勉前途，中惟高陽觀察情最篤，留住盤桓者三日，並出一緘與仲堪曰：「此石姓者，尊甫郡試所拔士也，衣鉢之傳，曾經相許，得一第後，即待銓中州，近聞其守開封矣。我亦收渠門下，故為吾姪函介。石古道入，當不忘尊甫德。」仲堪謹受教，時已鼓聲祭蠟，灶影迎羊。仲堪徜徉西湖，畢竟未能拋得。而步蟾瘦菊雖亦聯車並騎，往還於蘇白兩堤間，然意興之豪，終讓仲堪出一頭地，魚呼瘦膾，豬就僧燒，瀛嶼梅妻，更娉娉婀娜，睨人而笑，恨不向香車油壁，一問蘇小小消息也。客裡殘年，一宵易過。杭州之雲居山，向祀城隍神，為愚夫婦正月間祈福地。仲堪於元旦破曉，強拉步蟾瘦菊徒步登顛。綠女紅男，望塵膜拜，相與入茶寮小憩，博士餉以酥油餅，步蟾謂仲堪曰：「此間小住，已旬餘矣，曷行乎？」仲堪曰：「尚欲勾當一時，請少安毋躁，汝輩亦當從我游也。」

日將亭午，忽促歸寓，主人羅只雞斗酒，專為仲堪三人設樽傾竹葉，壺溢梨花。半酣，仲堪詢主人曰：「輿備未？」主人曰：「待之久矣。」仲堪投箸起，邀瘦菊步蟾俱，主人亦蹀躞於後，及門，停輿四，各擇其一，其行如風，轉瞬已在郭外。瘦菊步蟾如墮十里霧中，聽其所之，輿人沿江阜而上，至群舟縱橫處。曰：「至矣至矣。」主人先降輿，仲堪挈瘦菊步蟾隨其後。平沙淺水，架木成橋，主人既登，仲堪輩足弱，咸顛立，俄有舟子次第曳之上。則樺燭輝煌，爐煙繚繞，竹依翟袖，榴妒紅裙。不特瘦菊步蟾瞠目不語，即仲堪亦咄咄稱怪也。船媪出肅諸客，顧主人曰：「某某果約諸公子來，老婦今歲利市哉。」爰呼其眷屬出，嬌小者名繡琴，頰長者名青鳳，花團錦簇，翠繞珠圍，各開九子盤，以吉語相祝，仲堪至是始顧瘦菊步蟾曰：「聊以慰嚴陵一夜琵琶耳。」蓋仲堪早與主人約，煩主人為之導線而已。

劈柑剖橘，調荔煨蓮，一席團圍，拭巾就坐。繡琴為仲堪侍，以青鳳與瘦菊並坐，步蟾則於鄰舟喚一雛姬來，貌較花妍，年才瓜破，叩其名曰阿男。而風鬟霧鬢，姍姍遲至者，則徐娘半老丰韻僅存，主人之舊識喜兒也。各抱琵琶，撥弦轉軸，問關幽咽，水迸槍鳴，無不與浪聲相激，繼而藏鈎射覆，藥且未央，而四起炊煙，城闌上鑰矣。仲堪醉視繡琴，謂之曰：「我以一聯贈卿可乎？」『刺繡五紋添弱線，瑤琴一曲來薰風』，與卿恰稱。」青鳳阿男，嚮瘦菊步蟾不已。瘦菊曰：「卿因無賴舒青眼，草亦多情待鳳頭。正為我輩寫照耳。」步蟾曰：「我不能聯，但記有『生小相依惟阿母，願天速變作男兒』二語，以之移贈如何？」合座交贊。喜兒曰：「我其若何？」仲堪曰：「當不令卿向隅，寒山詩桂中子威詩鍾，所謂紫禁象圖歡喜佛，紅閨鸞鏡女兒禪，卿亦解得否？」酒闌燈灺，送客留髡。夢醒邯鄲，晨雞已唱。仲堪起乘輿入城，而奚僮早一舸至拱宸橋相迓矣。